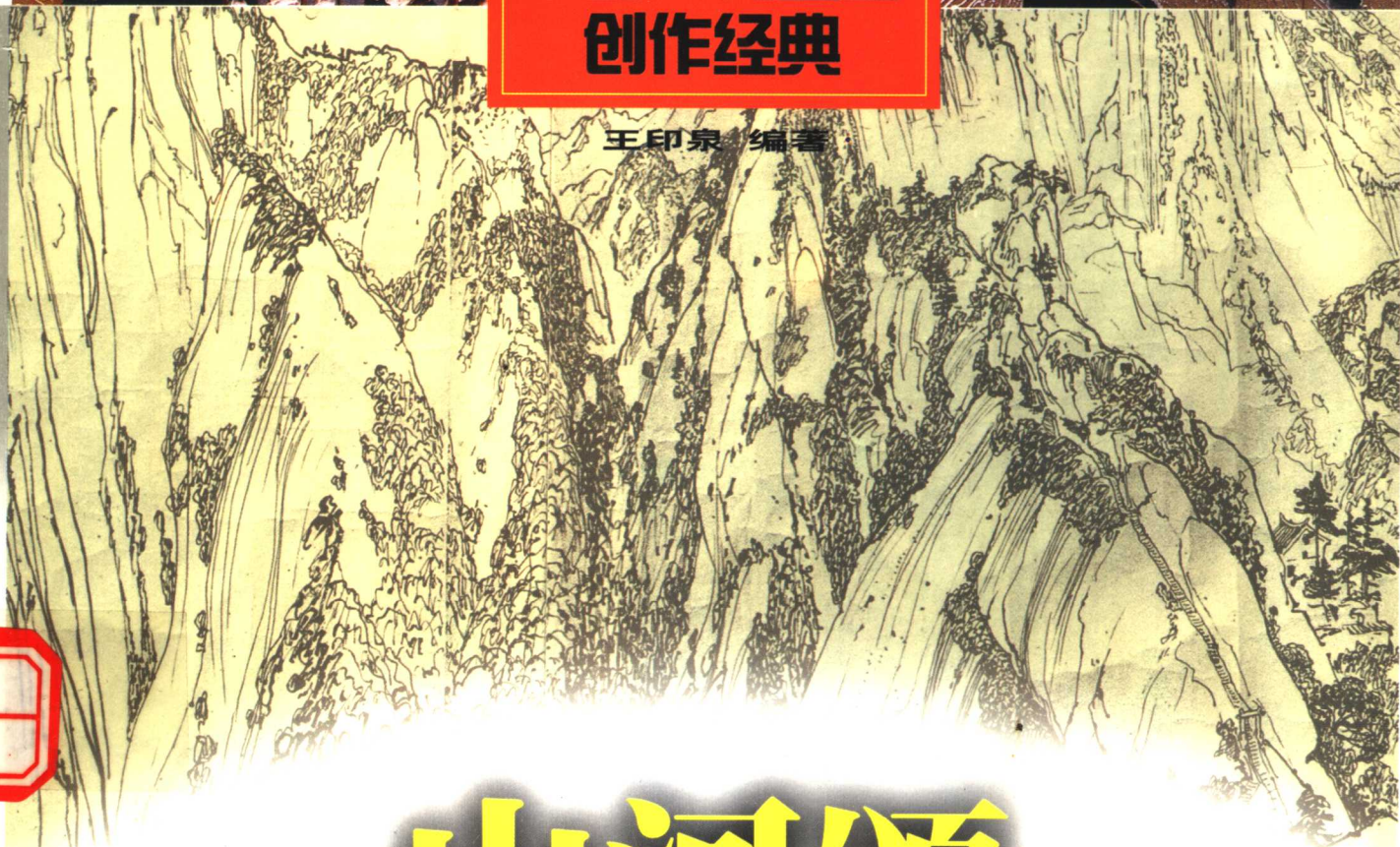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壁画  
创作经典

王印泉 编著



山河颂



**中国当代壁画  
创作经典**

# 山河颂

主编 孙景波 编著 王印泉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河颂 / 王印泉编绘. —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1.2

(中国当代壁画创作经典)

ISBN 7-5318-0874-9

I. 山… II. 王… III. 壁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J2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3721号

山 河 颂

SHANHE SONG

编 著 王印泉

责任编辑 黄晓平

装帧设计 黄晓平 蒋 悦

审 校 陈 澈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 编 150016

电 话 0451-4270525 4270529

制 版 黑龙江龙美制版公司

印 刷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2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318-0874-9/J · 875

定 价 17.00 元

# 序

3 中国当代壁画创作经典

一部人类绘画史，是以壁画为开篇的——还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在那些作为“起居室”的洞窟中，在那些游牧先民遍及的山野石壁上，都曾留下过绘画的遗迹。那在墙壁上用以记录他们生活、表述他们理念、描绘他们崇拜的图腾和偶像——文化着他们生活环境的表现方式，我们称之为壁画。数万年以来，这一人类最古老的绘画艺术，在我们最现代的生活环境中，依然是我们用以记录生活、表达理念、显现我们时代精神的最重要的、形象的文化载体之一。

壁画的气象，每每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俗、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科技艺术综其总貌的“文明气象”。所以，一部壁画史与民族和时代的盛衰气象如一体之表里，披阅可感、可叹、可鉴！我们曾为拥有汉唐气象的盛代辉煌感受到历史骄人的自豪；我们也曾为近几百年来民族生态的种种不幸感受过历史耻辱的痛苦——后者造成了中国壁画数百年的衰落乃近乎寂灭的命运。

当代中国壁画是以改革开放为机遇，伴随民族经济发展大潮而复兴的。那种感受“复兴”的鼓舞心态，也给最早投入这一事业的艺术家人注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探索勇气——20年前，中国当代壁画诞生的同时，也开风气之先地拉开了中国当代美术运动的新纪元。2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上升，城镇环境的改造建设有了奇迹般的变化。壁画家们因之有了一个空前广阔的用武之地，这使当代中国的壁画有了一种堪称“风潮”、堪称“运动”的规模和发展态势。

可喜也由之，可忧也因之……当壁画成为新建筑主人的时尚需要，当这种需要有时也成为一种急功近利、浅薄庸俗的追求，当这种追求不觉然又转换成了作者与物主间一种偏倾商业行为的交易，当这种交易行为还缺乏相应的市场规则，当这种不规范的行为主要关心的不是艺术投入的品质……无庸讳言，一切忽然间成为“风潮”、成为“运动”态势的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在一种普遍起点不高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我们曾激动地呼唤过这种“复兴运动”，我们曾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大潮之中，但“我们”中也良莠不齐，“我们”中也泥沙俱有。我们在这个较之一切绘画都最多人事关联的操作过程里，苦乐其中，忧患其中，心态难

# 序

中国当代壁画创作经典 3

得平衡……

回味中国当代壁画走过的20年历程，品评当代壁画家们盛况空前的万千计壁画作品，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我们自身的起点上，这一切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纵览古今，横阅东西，在这种被称之为“神圣而痛苦的事业”当中，真正具有历史分量的壁画，还不是很多。寻常情况中不大寻常的作品差不多都有一种难产的经历。这些“难产者”神圣而痛苦的“经验”，应该是当代壁画留给历史的一份宝贵文献财富。

壁画是依属建筑的艺术，壁画是命题的艺术，壁画是属于公众的艺术，壁画是大型绘画，壁画是绘画中的工程；壁画家是设计师，是监制人，是管理员，是工头，是工匠，是一个面对“众口难调”，不免“永远有遗憾感”的批评承受人——了解此中甘苦的艺术家的，还依然在这一事业中锲而不舍的人，须是一种艺术的强者……

但我们这些有时也孩子般天真的艺术家，心理承受力有时也孩子一样脆弱，为这其中不时的脆弱，也曾牺牲了一些难入时俗的不凡创意。也曾因无奈“凑合”的心态，制造过一些“凑合”的产品。所以，壁画——这块艺术家与社会共同耕耘的领域，更需要一种人们艺术上“高品位”的相互认同。虽然、这个相互认同的过程可能会永远的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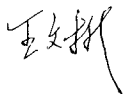
孙书俊

2000年于京郊南湖村居

我走上绘画道路是从小受我的外祖父——山东高密的一位民间画师的影响；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壁画《山河颂》，均得益于我的恩师董希文、罗工柳先生等的培养、教诲……

幼年时看见外祖父作画，我觉得好玩自己也就学着乱画。外公画年画也画轴画，所以后来我一直爱好民间年画。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教师都教素描、水彩写生，只有主张印象派的吕品引导我开始注意凡·高，使我找到了东西艺术的连接点。后来我到中央美院学习，在江丰、王式廓的支持下再去战争年代我生活过的老区，感受到农村妇女热爱劳动、建设家乡的热情，画出了《夯歌》的构图，受到董希文教授的肯定，要我“画成一张大画”，但因“运动”只好停笔。直到1961年罗工柳先生要我以此画出一张有“辣味”的作品并吸收中国传统，于是我运用多年画色彩默写的体会，又学会永乐宫壁画线描，在激动的状态下，用墨汁在画布上完成线描，以二十几天画完了《夯歌》。

“文革”后随着我对丝绸之路进行艺术考察，我对祖国山河有了更深的感情。开始，我画出了《山河颂》草图，并被正在建筑中的华都饭店招标选中。当时，在一百几十平方米的大墙上，我的小稿只不过是“创意”而已，幸而有毕业的学生愿当助手，与我一起收集素材、研究制作方案和进行技术上的科研，他们是王印泉、李林琢、杜飞……以及杜飞培养的许多新技工，他们都各自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一天，在壁画制作现场，当我正在高架上着色时，听背后有年青参观者议论，说：“这画完全是把日本的技术搬来了。”接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说“不！这完全是中国的！”我一回头发现说话的正是身患重病的吴作人副院长，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啊！还有当时尚健在的江丰院长，不时到工作间对画稿提出意见，每周还命摄影师把工作进展过程现场录像，创作《山河颂》日子里那些充满激情的经历和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现在，这些只能由我的学生代为写出……



2000年12月15日



王文彬，男，1928年3月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罗工柳工作室。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顾问。他自幼热爱艺术，早年从事进步版画创作和出版工作，1947年在山东解放区首创以石版画技术印制领袖像，为大军南下的需要做出了贡献。1948年以套色石版画创作年画《生产支前》，发行后受到群众喜爱，入选1949年首届“文代会美展”并受到好评；发表于《人民日报》并收入画集；参加出国展览，又刊登于苏联的《星火》画报。1953年多幅水彩画入选全国首届“水彩画展”。1954年创作《好好认识咱们的路》（水彩）参展于第二届全国美展。1957——1962年完成了大型油画《夯歌》，入选于“新芽美展”国内巡展，产生较大影响，被以各种形式出版；1977年又展出于“纪念延安讲话35周年全国美展”，并多次参加各种大展，被认为是“建国后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被收入文献性画集《中国油画》、《中国艺术50年》和《新中国文艺大系·美术集》。1980——1982年完成了大型民族壁画《山河颂》，画稿（局部）入选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被北京市美协授予美术创作荣誉奖，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200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将全部画稿作了“世纪收藏”。1984年——1985年与俞锡瑛合作壁画《呦呦鹿鸣》，画稿入选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1985——1988年创作《安魂曲》（蜡油画·壁画稿），于香港回归之后在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中获优秀奖和国际荣誉金奖，画家获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荣誉称号。

## 壁画《山河颂》的诞生

王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壁画事业的发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呈现出蓬勃之势。在姹紫嫣红的壁画百花园中，《山河颂》以她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放射光彩。

1980年春夏之际，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研究室（现为壁画系）接到一批大型壁画工程——受北京华都饭店的委托，为其新落成的中餐厅和西餐厅创作大型壁画。在审稿会上，王文彬先生设计并受到壁画研究室众位先生赞赏的山水壁画《山河颂》得到了甲方的一致认可，初稿顺利通过。

华都饭店位于北京朝阳区左家庄亮马河畔，在当年是首都大型宾馆中豪华型的高档建筑，具有现代化和民族化风格。它内设中、西两个餐厅，中餐厅的接待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因此在壁画上要求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山河颂》将要绘制在中餐厅正面墙壁上，它的面积有近140平方米（底长24米，高5.5米），可以说是当时国内最大面积的壁画了。《山河颂》基本主题是表现孕育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

文化的壮美河山。以黄河中下游的景色为素材，东岳泰山，西岳华山，长城蜿蜒起伏于北方吕梁、太行山之巅，黄河则穿过群山由西向东滚滚而来，奔腾直下，一泻千里，汇入大海；近景则配之以参天古松和自由翱翔的仙鹤。金碧辉煌的画面，意境开阔，清新隽永，构成一幅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巨作。强烈的民族色彩使整幅壁画成为一阙凝固在建筑空间的对中华五千年文化和壮丽河山的颂歌。

整个画面分华山、黄河、泰山三个大部分，基本构图采取松鹤图形式。松鹤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代表着长寿、吉祥、祝福等美好意义。把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样式引入现代大型壁画中颇具深意，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既是对如此多娇的祖国山河的讴歌，也是对来宾万事如意、健康长寿的祝愿。在这五百多人可以同时就餐的典雅的中餐厅，客人们一面品尝祖国的佳肴美点，一面观赏祖国山河的缩影，怀旧思乡，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王先生设计的画稿是1979年秋天

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他已正式申请由油画系调到壁画研究室）。当时负责壁画研究室的侯一民先生曾问他：“你准备多少天画完？”他说还没把握。侯先生说：“依你的能力画这么一张松鹤图，很快可以完成。”王文彬早就以《奔歌》闻名于世，以他所具备的深厚的艺术功底，完成一幅松鹤图，岂不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吗？但他不愿走捷径，在这看似轻松的草图中寄托着作者多少情思和艺术上的理想啊！他要行万里路，搜尽奇峰打草稿；要重新感受山河，摄取第一手资料。这幅壁画寄托着他长期积蓄起来的感情，要表现出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热爱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要在艺术上突破，要在壁画领域里有新的建树。

于是，《山河颂》成了他不折不扣的呕心沥血之作。从1979年的秋天画第一张草图开始到1982年秋天这幅壁画的完成，经历了三年之久。而这三年之中几乎没有松懈过一刻，上墙制作用了四个月时间，其余两年多的时间全部是准备过程。



《山河颂》华都饭店中餐厅壁画（局部）

## 行万里路

王文彬先生在《山河颂》创作稿定下来之后，有了一系列明确的构想和准备。首先要深化主题，继续深入完善画面意境，要让思想情感、精神境界向纵深发展。他在艺术创作中力求将自我情感与时代脉搏共振，作品要有巨大的包容量和深刻性。所以首先要行万里路，身临其境，领会山河精神即民族精神。

其次，他要在民族壁画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把沥粉、贴金与浮雕、重彩等传统艺术形式加以综合，作为《山河颂》的主要表现手法。广阔的艺术视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和自己多年对民族遗产的研究体会都将综合在这一创作中，那种与建筑统一的多维交响式的“大艺术”氛围，是他毕生追求的艺术梦境。要弘扬民族文化，把民族传统艺术精华与现代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既有民族气派又有强烈时代特质的新型壁画艺术，就必须要做深入分析研究，做大量的技术试验，借鉴中外优秀艺术成果，把强烈的民族感情和艺术理念融入科学理性的学习研究工作中，创造出壁画艺术的新风格、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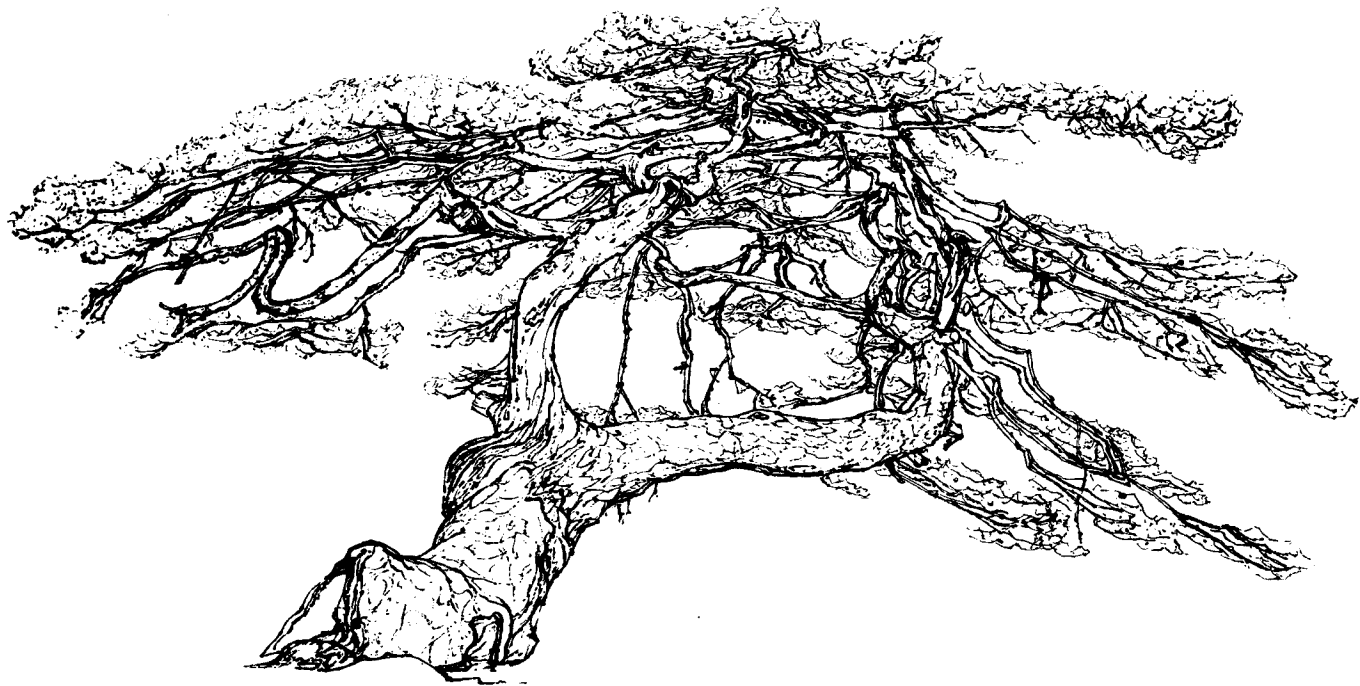
其三是要研究建筑。“环境艺术”

当时只有中央工艺美院的郑可教授留法时学习过，美术界和建筑界都很少谈论。王文彬先生的环境意识却相当明确。他对壁与画的关系，对建筑功能、形式结构、风格格调与壁画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步步深入进行分析思考。

第四是要团队作战。大型壁画势必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说壁画艺术是群体的艺术并不为过。要使一个集体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谐得就像一个人，实非易事。《山河颂》的设计像是一个音乐总谱，作曲、指挥、主奏自然是由王文彬先生一人担纲；而加入到这个创作队伍中来的每个成员都要能动地发挥各自的优点，演好各自的角色，共同完成这支雄宏壮丽的民族艺术交响乐。

我是首先进入《山河颂》创作班子的成员。1981年元月我刚从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王先生请我看他被通过的初稿，当时我很喜欢，他就高兴地请我作助手，协助创作《山河颂》壁画。对于即将走出美院步入社会的毕业生来说这是难得的一个实践机会，而且这又是一个全新的绘画领域，于是我陪他开始万里之行并协助他创作直到最后完成。王先生给我分配的第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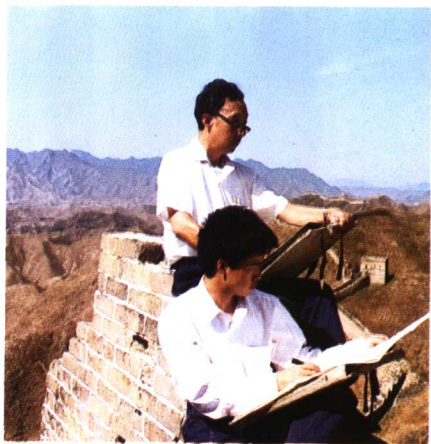
具体任务是负责松树造型的研究和绘制，在等待分配期间我便投入了搜集资料的工作。三月中旬，他安排我专程去京郊戒台寺，画了一个多星期的松树。在京城闹市区住久了，突然来到空气怡人、清新幽静的千年古刹，真有飘然出世之感。那时戒台寺还是一个非常清静之处，没有完全修复，保留着许多古老自然的状态，还有“文革”的遗迹。最令人神往的当属那些古松了，它们苍劲高大、多姿多态，非常入画。许多松树都有名字，非常形象，使人难忘的如“九龙松”、“抱塔松”、“卧龙松”等。最让人激动不已的是那棵“卧龙松”，我当时有一则笔记这样描述它：“……只那卧龙松一个，就使人感动涕零，它象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虽已弯腰驼背，浑身的毛病，已到了垂暮之年，但那倔犟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却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在它身上我得到了最崇高最美的享受。”我整天陶醉于其中，画得难解难分。十多天过去，我背着一摞松树的白描下山回到美院，王先生看了非常高兴，竟把它们全部托裱起来，贴在墙上。很快，在他设计的第二稿中，松树变了样，主要的松树形象许多都参照了这批松树形象，画面最中央的那棵巨松便是卧龙松的原型



卧龙松（王印泉写生）



大金山长城（王文彬画）



王文彬、王印泉在长城写生



松树（王印泉写生）

再现。只是放大到墙面上以后比原型高大出许多，更像一个向上伸起双臂的巨人，顶天立地；又像苍龙出海，大气磅礴。戒台寺可以说是《山河颂》万里之行的前奏。四月上旬，王先生和我一起从北京出发往东北方向沿着长城一段一段地走，进行长城形象的写生拍照。这一行的写生路线是北京——

河北滦县巴克什营公社花楼沟大队一队（又称二道梁子）登古长城——上大金山、小金山；下山是兴隆县——遵化县——滦县——秦皇岛——北戴河，返回北京已是四月下旬。此一路画了许多速写，拍了不少照片。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金山、小金山的长城，气势非常宏大，苍山如海，长城蜿蜒起伏于层峦叠嶂的山岭之间，不禁使人感叹历史、缅怀古人。

秦皇岛是长城入海口，万里长城到这里停止了向东延伸，但仍向北发展。这里有座孟姜女庙，庙门上有幅对联我至今记忆犹新：“海水潮朝潮朝潮朝落，浮云涨长长涨长涨消。”这似乎表达出了世代修筑长城人永远的惆怅，也是中国人民饱受苦难的心境写照。长城是民族伟大智慧的象征，也是民族苦难的象征。

六月份我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展览馆工作。为了借调我，王先生应宁夏文化厅通过中国美协的邀请专程来到宁夏银川，在这里为宁夏办了两个月美术辅导班。期间我们一起到宁夏境内的黄河、贺兰山、青铜峡水电站大坝等地作了大量油画写生、默写。



华山白描（王文彬写生）

### 山魂水魄

八月初我们由银川乘长途汽车向固原六盘山出发，从此我们的行程可谓艰难跋涉。

王先生的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不能疾走，不宜冲动，不堪劳累。原先因劳累经常出现大吐血，几次生命垂危，只要一着急，他就喘得厉害，憋得脸发青。他还患有高血压、骨质增生，难以适应高原气候，受凉受累腰就疼。更严重的是，1956年他右臂患骨结核，术后感染导致半残。他以多病之躯，不顾艰危地踏上了宁夏的黄土高原。我们南上六盘山，沿秦岭、顺渭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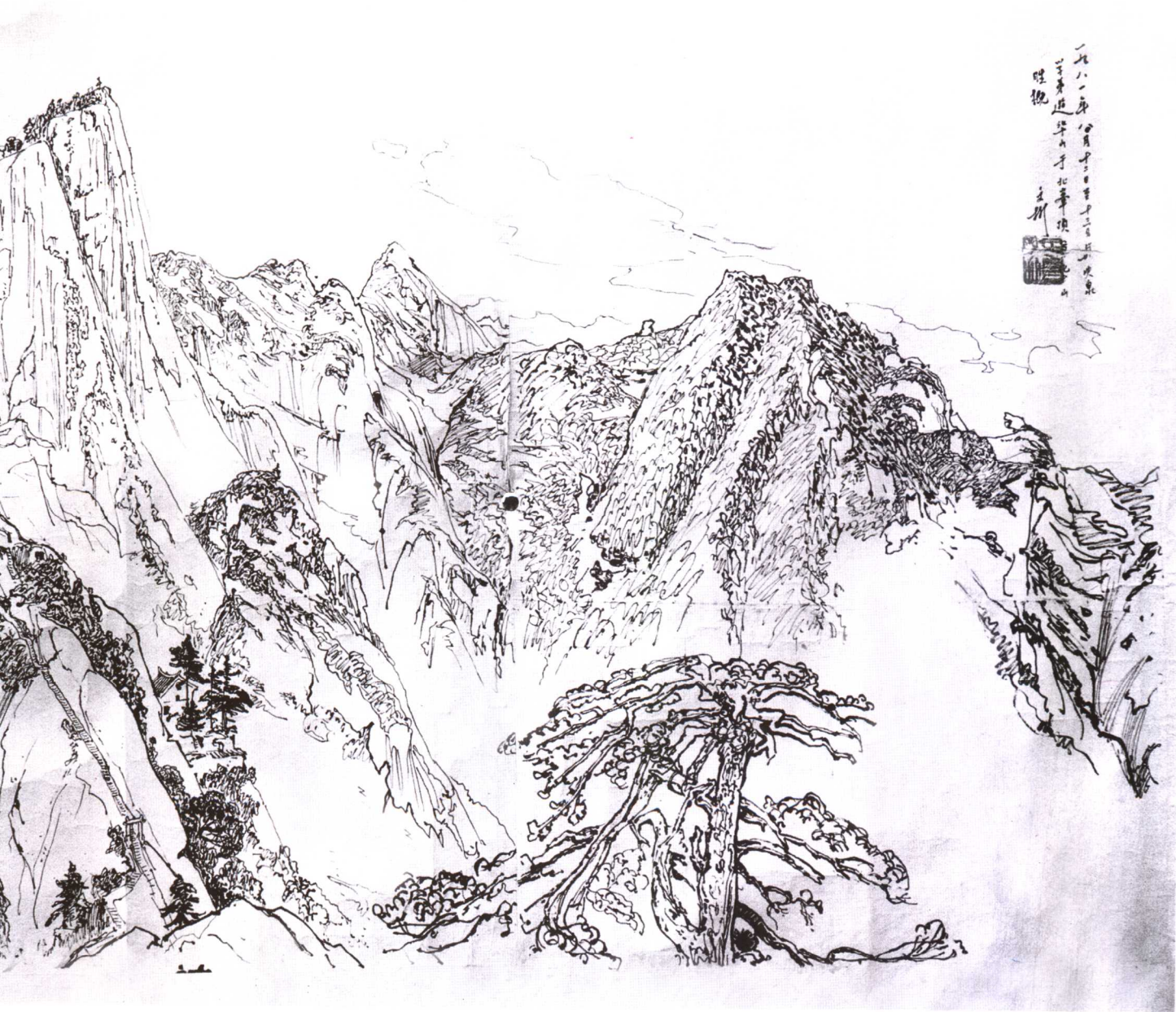
之滨攀上华山险峰；又北渡风陵渡，直奔黄河之禹门，到了以急流挟沙、深浅无定而著名的壶口；继而穿越吕梁、太行两山脉，走豫、皖、苏，入鲁；最后登临泰山绝顶，完成万里收集素材的夙愿。他为了摄取祖国的山魂水魄，身家性命都豁上去了。当年他已54岁，陪同他走了这一路的我，总是为他捏着一把汗。回顾这段历程中的一幕幕情景，真是无限感慨。

记得，他在银川站下车后，因高山反应，走了十几步就走不动了……从银川出发，我们到了固原在我家小住了两天。那天我去固原买去陕西宝鸡



王文彬、王印泉在华山苍龙岭写生

的车票，回来听父亲说王先生突然躺在炕上大喘气，话都说不出来，我父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他自己的包里有急救药，他用手势请我父亲帮忙



吃了药，过了两个钟头才恢复了精神……

都知道“华山自古一条路”，站在山下仰望，那刺破云天的险峰，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我一再劝他别上去，由我自己上去画些速写就行了，可他死活不干，只好依了他。山路陡峭，王先生每上一二十步就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或者画张速写。期间，背着同伴吃点救急药也是在所难免的。就这样我们边爬边画，用了整整四天爬完了北峰、中峰、南峰、西峰。经过千尺幢、百尺峡这些极险峻的地方，总使我极为担心。有一段近乎垂直的天梯需要双手抓着

铁索往上爬，王先生右臂不灵活，看着他只用左手吃力地抓着铁索，我心里咚咚直跳……

白天再难再险也好应付，晚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路，只有一步宽，若再往旁边多迈一步，就可能跌到山下去。那天晚上乌云遮天，狂飙闪电，人只偶尔闪露一下，立刻又被乌云吞没了。走到最危险的地方，心头禁不住一抽。我俩心照不宣，尽情领略大自然的伟力和气概……王先生该吃药了，我们到一个避风的地方打开挎包一看，药全被雨水泡成糊糊了。这是因为我把一只漏水的水壶装在里面造成的。王先

生生气了，此时生气又有何用？他只好吃一点药糊糊继续登山。我心里直打鼓，万一药糊糊不顶用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出人意料，这药糊还真有点疗效，我悬着的这颗心这才落了地……

下了华山，从临汾到侯马要坐汽车，这段路上又出了意想不到的事。这是一段土路，汽车在大雨中行进，越来越难走，最后开不动了。前面是一段两站路远的泥泞路，对面停着一辆从侯马开过来的公共汽车。两车的司机下车一商量，决定交换车上的旅客，掉头往回走。大雨如注，泥有一尺多深。王



泰山白描（王文彬写生）

先生一步一喘，脸色铁青。人们都上了车，他离汽车还有一段路，我向司机做着解释，一车人焦急地等待。我要背他走，他执意不肯，终于自己走到。我求人让个位子，让他躺了下来。此时王先生嘴唇发白。他曾说过，嘴唇发紫，他不怕；如果发白，那就糟糕了。我把药瓶里最后一点药糊糊抹到他嘴里。他瑟缩着身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许久，他才喘过气来。这时汽车已快到侯马，我请求司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可王先生断然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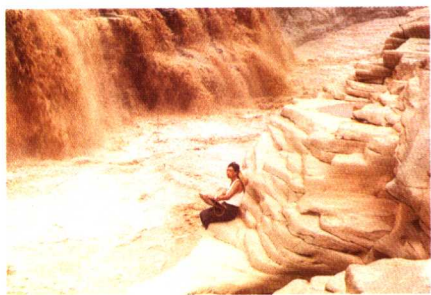
我们在侯马车站歇了几个钟头，又上车往禹门口去。在禹门口画了两天，就又赶往壶口……

描绘黄河，是王先生的夙愿。在壶口没地方吃饭，靠着几包长了虫的点心充饥，我们在那里画了三天。为了画下黄河瀑布正面最精彩的形象，他走到河床的最边沿，跨到一个最危险的石台上去画。这个石台被水冲刷得十

分光滑，加之脚下湍急的漩流激溅起的浪花和飞沫，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稍有不慎，就会被激流吞没。此时，王先生所处的地位很低，奔腾的瀑布从头顶轰然而下，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感觉。他体味着李白气壮山河的诗情，陶醉在黄河伟大的魂魄之中……而我却担心他脚下一滑跌入深渊。

我们离开壶口时，班车不通，只好拦住一个运输车队，请人家把我们带到吉县。这次是夜间行车，傍晚时分爬吕梁山，几上几退，转弯处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甩下山去。我在后面的车上直冒冷汗，司机也很焦急，可王先生不慌不急专注地画速写。车终于开上去了。到了山顶，浓雾弥漫了整个山头，车灯大开也只能看到两米远的路。雾里行车，容易困倦，我怕司机打盹，就大声和他讲话。90里山路，走了5个多钟头，晚上9点才抵达吉县。

泰山之行是这次远征的最为顺当



王文彬在黄河壶口写生

的几天，可就在这顺当之中却有过最为惊险的一幕。事情是这样的，泰山日观峰正凿山开石，准备架设空中缆车。每天下午六点放炮，游人必须提前离开。那天，我们正好要在那附近画画，打听有关人士说今天不放炮，于是便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画了一天画。六时许，我们刚准备离开，突然山上响起了哨音，人们蜂拥下山，跑到“南天门”去躲避。那时炮眼已经点着，炮位跟我們只隔一个山包，大约有50米远。这



《山河颂》色彩小稿（王文彬设计）

时，可把我急坏了，我要背着他下山，可他催着我先下去，我不肯，他一着急说不了。我眼看争执下去不行，只好先跑下去，炮响了，有好几分钟，大小石块飞打到这边来，等他下来了炮声也停止了。不幸中万幸，他身上居然没碰到一块石头……

万里征程，跋山涉水，王先生几次陷于危险境地即使危及生命也全然不顾。他画满了四厚册的速写及百十幅大张的钢笔线描和中国画，好多人都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此行可以说历经千难万险，搜尽了奇峰，胸中装满了山河，感受到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真正感受了大山大河的魂魄……

### 紧锣密鼓

九月中旬我们回到北京，时间显得很紧，未及喘息，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程序。首先是进一步修改画稿，充实画面形象，画出线描大稿。一路上所见的山河形象不断撞击

着我们的感情，极大地丰富着我们的形象思维。同时，王先生围绕着华都饭店中餐厅的具体环境，开始与我讨论《山河颂》的艺术构思和制作方案，首先从构图、造型、色彩上进行全面深入推敲。

《山河颂》所要绘制的墙面极为狭长，长与宽的比例是4.5:1，因此在构图上着重强调垂直线的运用，意在起支撑作用。画中特别强调了树干的作用，直通屋顶的垂直竖立的几根树干象柱子一样稳稳地顶住了整个建筑。此外在华山、泰山的造型上竖长的垂线也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在造型上强调垂直线的运用之外，还用铝条把画面分成窄长的12等分，使画面出现了有规律的垂直分割。这种分割与天花板和地面图案的分割又取得数学上的一致，这样使垂直线的节奏更加突出有力，造成一种屏风画似的特点和壁画的平面感。为了加强垂直线之间的联系、呼应，将长长的云彩组成有规律的、富装饰性的水平线串连于壁画三

个构成部分之间，使画面显得紧凑。而由前面的白色鹤群和巨大深重的松树干形成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明一暗、左右交叠、贯通全画的两条大弧线组成的半圆形，打破了各种直线形成的过于严肃的格局而造成生动有力的感觉。以画面中心展翅昂首鸣叫仙鹤的喙尖为顶端，向两边沿鹤群与松石发展成两条倾斜的别具一格的潜在线，构成一个有如金字塔般稳定的大三角，从而使画面形成有分量的中心。

中餐厅的内部空间很大，观赏壁画的距离有40米远。壁画绘制在正面上，大厅开门又不在正中，而在两侧，故而无论从左侧或右侧进入大厅都只能看到壁画的一部分。以上特点促使在壁画构图上采用传统的散点透视、移动观赏的手法，并借鉴和运用了中国山水画长卷式的构图和空间处理方法，把画面以华山、泰山和中心部分的松鹤分为相应的三个重点，然后展开布局。在构图上强调以下特点：一是明确的形式有如几何形那样的严正性，使观者在不同角度都能明确感到它的力量；二是不受焦点透视的束缚，将纵横千里的山河概括进巨大的壁画墙面上；三是在空间表达上更多地向二度空间发展。

《山河颂》的设计共有几次大的改动。初稿上共有二十多只仙鹤，松树和仙鹤的形态传统的意味比较浓。在第三稿中已经有了大的变化，现代设计的成份加进去了，强调了大的几何形式。这个构图形式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容量，同时与建筑空间取得了高度谐调统一，整体形式更具张力，到第三稿基本框架已经敲定。如果说到这一步



《山河颂》初稿（王文彬设计）



王文彬在做示范

确定了骨架结构，那万里之行回来之后，就使山河彻底丰富了起来，画出了二十五分之一的线描稿，每一个山河局部的造型都十分具体详尽也十分生动传神。这个过程是把写生的素材加以整理归纳，提炼出精彩的形象落在设计的框架之中，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套用，而要从写实造型转变成装饰造型。这就要有平面化处理，要讲究线的表现力，它的疏密、繁简、曲直、动静、粗细变化等，以及各种物体的形象质感，都要具体到位，要有艺术韵味，要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山河颂》中的艺术形象没有程式化的僵死，没有装饰性的刻板，没有图案化的单调。它们是有感而发的艺术生命，是画家的心灵与山河精神相通的产物。

彩色对整个壁画的效果关系很大，它既要使壁画的色调符合它的主题，又要与建筑环境的色调相呼应，还须考虑到壁画墙画的光源及空间中的色彩效果。《山河颂》在色彩表现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强烈地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辉煌壮丽的色调是《山河颂》的主调。在具体设计过程中随着对建筑环境深入了解和研究，方案不断调整，融合了多种表现手法，并有许多创造，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成功。在《山河颂》的色调处理上

我们作了大量的色彩小稿，进行严格的材料化工试验。随着准备工作的不断深入，从基本色调的确立到绘制材料、技法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还有，《山河颂》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在制作工艺上选择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沥粉、贴金、浮雕、重彩，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创造出民族壁画的新风格。要对传统工艺进行突破，要从材料、配方、技术上进行全面研究和试验，才能使沥粉、贴金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现代壁画中大放异彩。

### 团队精神

这一期间《山河颂》创作班子的几位成员先后加入了进来。杜飞首先到来，他是从东北返城的北京知青，在草原上当了八年牧马人，身体健壮而思想成熟，他在《山河颂》的工艺制作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负责技术攻关。接着来了三位刚刚从高中毕业正值花季的北京姑娘，她们是武丹、张莅和姜燕，还有一位重要成员就是我同学李林琢，他当时从油画系转到壁画研究室学习，于1981夏天毕业留校。王先生特地请他负责完成《山河颂》里那些仙鹤的浮雕造型，做技术指导，杜飞配合具体制作。

随着队伍的壮大，创作气氛也越来越浓厚热烈。这个创作集体形成的时候正是1982年的初春，大家都在春天相聚，都正当青春年华。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愿望，都在寻找着人生新的起点。壁画系的事业正值初创阶段，王先生的艺术道路正在发生重大转折，从油画转到壁画，进入艺术上新的创造期，这一切与《山河颂》的创作主旨是多么吻合。它要表现的正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祖国大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和山河壮丽、催人奋进，人民情绪昂扬的豪迈精神。时代的春天、自然的春天、艺术的春天，融合在一起了。那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气息和青春理想的季节。与年青人在一起，使原本就热爱集体生活的王先生也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在这个集体中他是严肃的长者和艺术上的绝对权威，同进也是一位快乐的成员。如果要形容当年《山



王文彬、王印泉画百分之一制作稿

河颂》的创作状态，那就是欣欣向荣。

这个集体充分发挥了它的团队优势——每个人面临的都是全新的课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钻研项目，大家都互相协作，研究的气氛很浓厚。

王先生曾请来一位精通传统沥粉、贴金工艺的专家王定理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和讲解，在了解沥粉、贴金工艺的基本技术原理的基础上，王先生不断提出想法，我们一起做了为数不少的沥粉，贴金试验小品，同时还进行沥粉、贴金、浮雕、彩绘的综合性试验。李林琢重点做了仙鹤浮雕的造型研究和雕刻试验。在对工具、材料、配方和技术有一套相对准确的把握之后，先制作了壁画百分之一制作稿，之后又作了二十五分之一的制作稿，同时作了原大雕刻制作稿，作为最后上墙制作的依据。虽然艺术的探索远未停止，有许多想法和灵感随着创作过程的发展不断迸发出来，但二十五分之一制作稿的完成已经具备了新型沥粉、贴金浮雕、重彩壁画的雏形。

几位姑娘到来之后，王先生不是让她们马上学沥粉、贴金，而是让她们练习白描，学习领会造型和理解把握线条，经过这一程序才进入沥粉、贴金技术的学习。她们的工作并不是机械地进行工艺制作，操作现成的技术，而是经过指导训练，把各自的感觉带进来，技术的发挥要体现出灵活性和生动性，要含有

画意。在后来的壁画制作中，果然她们在沥粉、贴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4月份，《山河颂》壁画全班人马进入壁画现场。这是经过了全面准备和严格训练、有备而来的一支壁画队伍。此后便是4个月的紧张冲刺。象《山河颂》这样近140平方米的壁画，沥粉线条密布，几乎没有多少空隙，贴金面积仅黄河部分就有40平方米。还有其它部分。各种沥粉线上的贴金，描金，14只仙鹤的浮雕，每只鹤都比真鹤大得多，而最关键的绘画程序还在后面，其工程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山河颂》在紧张地制作，不分白天黑夜。姑娘们长期做沥粉，最后手都挤肿了。她们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有一次杜飞从五米多高的木架上一脚踩空，幸亏他当过牧马人，身手灵活，顺势一跳着了地，如果反应慢一头栽下来摔在大理石地面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王先生就不一样了，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是站在垒起来的椅子上作画，往后一退掉了下来，帽子甩出十几米远，腰痛也犯了。从腰痛到左腿神经痛。本该到医院治疗，一拖就不易好了。可是《山河颂》正处在紧张的制作之中，他怎能离得开？只到医院取了点止痛药，一直坚持到九月份壁画全部完成。《山河颂》是他在与困难和病痛的斗争中诞生的。李林琢因在壁画研究室有具体工作，不能固定在《山河颂》现场，所以经常从



李林琢



杜飞



武丹



张莅



姜燕



王文彬先生与大家合影（后面是二十五分之一的制作稿）



《山河颂》为美国新都影院复制品